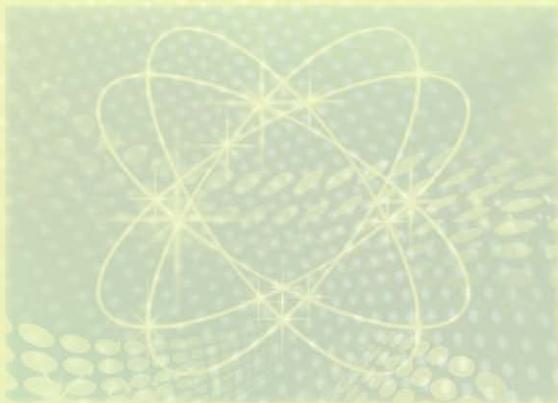


私生活

曹海英 著



阳光出版社

私生活

曹海英 著



黄河出版社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生活 / 曹海英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3.12

(私享者丛书)

ISBN 978-7-5525-1156-7

I. ①私… II. ①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691号

私生活

曹海英 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赵维娟

封面设计 千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25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1156-7/I·404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半杯水 / 1
- 忙音 / 15
- 私生活 / 27
- 非洲树 / 42
- 香榭丽的白房子 / 59
- 浪漫的事 / 76
- 黑暗中的身体 / 88
- 意外 / 100
- 隧道 / 118
- 伞 / 130
- 标间 / 147
- 错觉 / 158
- 鱼尾 / 171

半杯水

1

深秋的风已经有些凉意，刮在脸上已稍显硬冷起来。但马杰一点也不觉得冷，相反，一身的毛孔迅速张开，汗水一点点渗出来，周身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透彻感。因为骑得太卖力，马杰身上的每块骨节都咯吧吧的像是打开了，浑身的肌肉紧绷绷的，周身的血都涌动起来，整个身体都像是在呼吸着郊外的清冷空气。

好久没有这样痛快而松弛的感觉了。身后飘来一阵阵歌声。相约而行的几个同事，他们大声唱着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歌曲，偶尔夹杂着一些老歌。路边那些整齐成行的挂着七零八落黄叶的钻天杨，直愣愣地指向天空，竟也有一种憨然果断的美，随风舞动的落叶，随意而安静地躺在路边的土沟里，等待着下一阵风把它们送到一个任何可能到达的地方，一副怡然自得无所谓的样子。路两边已经收割过的裸露的褐色土地，蓝色的天上开始有了些绛紫的色调，丝丝缕缕的云勾上了一层昏黄的边儿，有一些鸟儿轻飞而过。马杰觉得眼前这情境不知何时曾在脑中闪过，但似乎一下子又想不起来。

“马杰，歇会儿。”有人在后面大声喊。马杰一个急掉转，左腿一支，车子停了下来。“呵，没想到，老马还挺洒啊。”马杰笑了笑：“跨下这辆赛车有多久没骑过了，大概快一年了吧？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马杰不由得想放声大喊，一出口却成了有些撕裂的声音：“我要飞，我想飞。”大伙笑起来。

他们停留的这个地方正在渠边，水浑浊着奔泻而下，势头似乎比夏天的时候还要猛些。马杰顺着水流的方向扔了一个小石子，本想打个水漂，水流太快，几乎看不到那样一个小小的水花，小石子很快被吞没了。身上的汗稍下了下，马杰便躺在渠边的土坡上。夕阳下的天空蓝得瞬息万变，一会儿透着粉的蓝，一个是带着橘色的，一会儿又有着淡淡的紫。变幻着颜色的天空，被光秃的树杈分割着，云儿走得很轻快，一点点飘过树杈，飘向远处山的方向。

小丽过来，很好奇地问：“马老师，你看啥呢？”马杰说：“没看啥，这会儿天空特漂亮，我有好久都没有抬头看过天了。”小丽说：“我也看看。把你的墨镜给我用一下。”小丽不由马杰反应，已经伸手把马杰挂在脖领上的墨镜取下来，就势躺在马杰旁边。

“真好看，透过墨镜看特好看。”马杰似乎在自言自语，这会儿没有风，云游走得慢。

马杰扫了一眼躺在身边的小丽，脸上架着他的宽边墨镜，几乎占去了她半个脸，脸越发显得小巧。

小丽是台里的实习生。早上马杰一去单位，小丽已经给泡好了茶。大伙儿都说：“有实习生就是好，就跟配了个秘书一样，卫生有人打扫，连早点都给买好了。”有时候，马杰在电脑前打稿子，小丽很随便地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马老师，你帮我看一下

稿子呗。”

现在小丽双臂抱合垫在头下，一边看着天，一边笑着。宽松的牛仔褲和大大的絨衣，那种随意轻灵的气息让马杰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和李小红就是这样躺在郊外的红柳林里……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小丽说：“马老师，我给你拿个防潮垫吧，别着凉了。”

马杰说：“不用了，往回骑吧，晚了，一到八点，我老婆准得给我打电话，我如果不在家，她又得啰唆了。”

2

李小红的单身宿舍，四壁是白的墙。窗帘和床单却是粉红间白色的花布，让屋子里有了一种女孩子的温暖和温柔。桌上的小摆件，有几件是李小红生日时，马杰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只毛绒兔子，虽然，李小红并不属兔，但是他觉得，有时候，李小红胆子小得就像个小兔子，有时候性情憨憨的，又像一只小熊，窗台上的那只小毛绒熊，就特别像李小红啃玉米时的样子。每次马杰待着待着，就不想走，索性就住在李小红这儿了。

可是，整晚上挤在一张小小的钢丝床上，早上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腰酸背痛。马杰就想买一张结实的双人床。李小红的行军床显然经不起他们年轻身体的折腾。但是李小红说绝对不能，在这间小屋里摆张双人床，会让李小红的妈妈怀疑的。李小红说：“我妈绝对不允许我没结婚就和你住在一起，非得让我老妈气死不可。”

结果还是被李小红的妈妈发现了。那次，李小红的妈妈一大早从青铜峡赶来找李小红，给他们来了个措手不及。虽然马杰已经是

二十六岁的大男人，但是第一次见到准丈母娘，竟然是在这种情境下，马杰觉得很有些尴尬。

李小红的妈妈就此郑重其事地跟马杰谈了谈。李小红的妈妈说：“我们家可是正经八百的家庭，如果你为李小红好，就必须名正言顺明媒正娶，一点程序都不能少。必须先订婚，在双方老人的正式见面仪式中把婚期定了，然后择好日子领取结婚证，堂堂正正把婚礼给办了。”马杰连连点头。老人家接着说，“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可不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完事了……”马杰始终低着头听着准丈母娘的训话，一个劲儿说：“就是的，就是的。”

马杰很快按照李小红妈妈的意思，安排了两家老人见面。订婚仪式上，马杰的妈妈送给了李小红一套首饰——当时很流行的三金还有八千块钱的定亲礼。马杰曾记得，李小红以前曾说过，她嫁给马杰，只要一张宽一米八的木制双人床。

但是似乎在双方家长见过面后，马杰和李小红的关系就不再仅仅是他俩之间的关系了。

领证那天，马杰和李小红吵了一架。那天正好是星期四，民政部门办理结婚手续，领证的人挺多，马杰和李小红等了很久才轮到。前面的几对，进去都带着糖啊烟啊什么的，马杰他们什么都没拿。办证的是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嘴上还叼着前面那对新人递过去的香烟。马杰把两个人的证明往桌上一放，大咧咧地说：“办证。”那女人拿眼睛瞅了他俩一眼，然后，翻了翻他证件，说：“你这单位证明不合格，章子不清楚，回去重开。”李小红赶紧笑着说：“大姐，你看，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的，您就给我们办了吧，别让我们再跑一趟了。”“大姐？你叫我大妈还差不多。不行，必须得一目了然，回去重开，下周再来。”说完已经招呼下一

对了。马杰一看扭头走了。李小红紧追出来，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就不能跟人家说个好话吗？你看别人，都带着喜烟喜糖，你就不知道眼皮子活点，说上几句好话？”马杰说：“行了，我和你领结婚证，有必要跟一个不相干的老婆子低三下四吗？”“那你何苦呢？办这么个东西，还再跑一趟，不还得再等上一个星期，你不觉得麻烦啊？”“是我想麻烦啊，还不是你们家人？非急着让我们订婚领证，生怕我跑了似的，已经都这么麻烦了，还怕啥！你急什么，还怕我跑了呀！”然后，马杰就自顾自地走了，把李小红一个人扔在了民政局楼前。

3

马杰把门轻轻一拉，然后从窗台上的烟盒里抖出一根烟。在点烟之前，先把抽油烟机打开。马杰把塑料小凳垫在屁股底下，开始吸今天的最后一根烟。

马杰四下打量了一下厨房：白炽灯下，游丝一样的蜘蛛网，还有房顶四角的丝絮一样的灰，在抽油烟机的搅动下，漫无目的又十分有节奏地随着气流舞动起来。狭小的厨房里的空气也被搅动起来。厨房里的饭菜味、下水道的污臭味也一同搅混，成了某种说不清的味道。这最初令人反胃的味道，如今马杰在慢慢习惯着，尤其是在烟雾的掩盖下，这种混合的怪味似乎已经不那么让人在乎了。眼下这堆积如山的脏碗和盆盆罐罐的，让这个狭小的厨房更加拥挤。

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曾经让马杰很满足。能赶上这最后一批福利分房，马杰和李小红都觉得挺幸运。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丈母

娘又过来帮忙，一下子房子变得拥塞得不行，短暂的清静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马杰一边刷锅洗碗，一边想：又有一堆的尿布在等着洗。老婆为什么放着方便卫生的一次性尿布和纸尿裤不用，非得用这些洗也洗不完的尿裤子？马杰简直想不通。可是丈母娘说了，小孩子的屁股娇嫩，纸尿裤穿着不舒服。丈母娘和老婆坚持要用尿布。在生养孩子方面，女人似乎总是比男人更有发言权。换下来的尿布马杰当然要洗，总不能让老丈母娘洗吧？更不能让月子里的老婆洗。洗完尿布还得炖汤。一天炖三次汤，奶水怎么还是不够？汤一点点似乎全变成了老婆身上的肥肉。

“唉。”马杰不知不觉地叹了口气，自从孩子出生后，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忙碌而糊涂。马杰感觉似乎把一辈子的饭都做了，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把一辈子的尿布都洗了，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停转动的陀螺。转动得太快，以至于没有时间感知孩子到来的欣喜，而更多时候给一些锅碗和尿布淹没了。有时候，马杰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就想：怎么这么一个小人儿，把一切都给改变了呢？

半年前，李小红说：“咱俩赶快把婚礼办了吧，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人家都说第一个孩子最聪明，第一个若是流掉不要，容易造成习惯性流产，以后再想要孩子就难了。”

马杰原打算骑着自行车来一次与众不同的自行车婚礼，也就是一路骑到青铜峡，然后再一路骑回来。但是眼下肯定是不行了，别说是李小红不同意，就是目前李小红近四个月的身孕也不允许。于是，他们的婚礼也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晚上没有请大伙儿来闹洞房，而是包了一个小歌舞厅，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舞会。只是李小红光觉得瞌睡，那种炫目又旋转的舞台射灯直让她

犯恶心。也许是妊娠反应的缘故，李小红也没觉得自己那一天是最漂亮的，相反，只是想尽快挨过这一天，好顺顺当当名正言顺地生下这个孩子。马杰喝得人仰马翻，最后让人抬了回家，连衣服都没脱，就睡死过去。婚礼的当天就是这样过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4

忙和乱这还不要紧的。有时候，马杰突然觉得这个家对他来说只缩小成厨房那不到三平方米的地方。比如说，他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睡在哪里。李小红搂着孩子睡在那张一米八的大床上。小卧室睡着丈母娘，而丈母娘是不习惯关上门睡觉的。丈母娘心脏不太好，关上门，她会觉得空气不流通，憋得慌，喘不上气来。

马杰只好睡在沙发上。可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老是睡不踏实，浑身燥热，怎么躺都不对劲儿。沙发太软了，一躺下去，人似乎陷了下去，而马杰睡惯了硬板床。睡不着的时候就打开电视，戴着耳机看电视，就像以前夜里爬起来看世界杯的时候。李小红对足球一点兴趣都没有，睡觉又特轻。马杰戴着耳机看球，兴奋的时候直拍大腿，就是不敢大呼好球。现在戴着耳机看晚间的新闻节目，更有点鬼鬼祟祟的意思。几天之后，李小红说：“电视的蓝光一闪一闪，我妈睡不好。睡不好，心脏就不舒服，白天就没精神帮着带孩子。”

马杰就只好在沙发上干躺着，越发睡不着。有时候刚睡着，不是孩子又哭了，就是李小红或者丈母娘上厕所。

睡不着觉的时候，马杰很想跟老婆亲热亲热。想想，自打妻子

怀孕以后，这性生活就没有正常过，而马杰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壮年男子。一到夜里，睡不着的马杰，小帐篷就支起来了。马杰悄悄走到卧室，李小红搂着孩子睡得正香，马杰小心翼翼地插上门，伸手试探了一下妻子，一点反应都没有。马杰想算了，可是自己的身体不答应，不由自主地轻轻地扳动李小红的身体，一边亲了一下她的脖子。马杰已经好久没有和妻子亲热了。李小红似乎醒了，嘟嘟囔囔着：“干啥呀，你还让人睡觉不？”马杰似乎闻到妻子的嘴里冲出一股酸腐的味道，像是隔夜的奶馒头味。紧接着马杰似乎听到隔壁丈母娘像是吧唧嘴的声音。马杰突然就软塌了下来，不知道是老婆身上的奶馒头味击中了他，还是妻子那句不耐烦的问话击倒了他，很快蔫头耷脑地悄悄离开了卧室。但是，还是睡不着。他再次溜进卧室，直奔主题。可是一切都显得一种奇怪和陌生，包括李小红的身体。曾经让他激情迸发的熟悉的身体，眼下像发面团一般膨胀松软，在自己身下轻微地摇晃着，颤动着，让马杰一时找不到支点。马杰甚至不敢像以前那样挤压上去，生怕把身下这个大大的软软的肉冻，压扁压塌了。这种感觉真是很莫名其妙，以至于很久，马杰都找不到他们之间曾经熟悉的身体的默契。

马杰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李小红，似乎也没有机会告诉。总是在他偶尔闲暇下来，坐在李小红旁边，一起逗弄孩子的时候，丈母娘也在一旁，或者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也觉得没什么机会说，李小红总是不停地给他指派活儿，不是地要扫了，就是垃圾得倒了，或者支使他拿这个取那个，不是痱子粉，就是宝宝霜，或者是奶瓶子。他发现，自从有了孩子，或者自从丈母娘来了，李小红已经学得非常会支使他了，支配他干各种各样干也干不完的家活儿。

而李小红对此好像没什么感觉。她就像一只专心喂养小狗的老狗，只想着，把孩子喂得胖胖的。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生活在她看来似乎变得单纯起来，每天只是吃啊睡啊、照顾和喂养孩子。有时候一起逗孩子咿咿呀呀说话时，马杰看着李小红肥嘟嘟的下巴，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

5

这是个周六，马杰带李小红去看房子。因为找了个熟人，据说，每平方米可以便宜一百多块钱。户型马杰看过一次，三室一厅。

李小红竟然像从前一样，坐在车子前面的横杠上。马杰说：“车子气不太足，另外过桥头还得爬坡，你坐前面不好捎。”可是李小红非得让马杰像从前那样捎着她。马杰只好到车摊上打足了气，马杰单腿支地，一手扶着车把，让李小红上车。李小红踮了一下脚，屁股挨着车横梁却怎么也坐不上去，车子在李小红身体扭动中也剧烈地不稳当起来。幸亏挨着马路牙子，要不马杰非和车子一块儿打个趔趄。好不容易坐上去，马杰发现妻子像一个圆圆的肉团一样窝在他的怀里，而且十分硕大，几乎让他的两手勉强刚握上车把。马杰猛地一蹬车，车子拐了几拐上路了。骑了一会儿，马杰就觉得腰酸背痛的，因为要保持视线平稳，下巴颏又不能紧压着妻子的脑袋，马杰的头几乎总要高抬着。

还好，房地产公司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李小红几乎是蹭着下来，一下来，车身马上就弹高了。

“你是不是太长时间没捎过我了，技术退步得厉害。我都不敢动，腿都麻了。”李小红边笑边说。“你现在太胖了，差不多相当

于过去的两倍。”李小红眼睛一翻：“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给你生儿子。”马杰刚想说什么，突然就懒得说。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进了房地产公司的楼里，李小红走在前面。她穿着那件才买不久的说不清质地的短外套，衣服紧紧地裹在她发达起来的身体上，牛仔裤裤腰上露出一抹后腰。马杰看到，牛仔裤的边上露出一截秋裤，松紧带的边儿已经显得松松垮垮，看不出是灰色，还是白色，还是淡黄色，马杰赶紧跨了两步台阶，伸手拽了一下李小红的上衣。

因为是事先约好的，房地产公司的主管在等马杰。马杰和老婆进了老板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老板示意他们坐在办公桌一侧的沙发上。老板伸出手来，一边说：“我省著名主持人，欢迎啊。”寒暄了几句，很快就进入正题。正谈着，不知道为什么，马杰眼神不知不觉地瞟向一侧，眼睛的侧光瞟到老婆的后腰上，那截子秋裤又暴露了出来，以至于马杰说话的时候，总是眼神飘忽，像是心事不定。老板说：“马杰，看样子你还有啥事，就这样吧，我能给你的最低折扣也就这样了。”李小红还有些不甘心，用胳膊肘迅速地捅了一下马杰。老板这时已经站了起来，马杰忽然就有些说不出的懊恼，老婆的秋裤还在肥沃的腰间探头探脑。马杰脸上还是堆着一些笑，起身上前，握了握老总的手，然后几乎是扶着老婆的腰出来。

一出房地产公司，李小红就开始嘟哝起来：“你不是号称名嘴吗？看你今天怎么这么笨，你再跟张老板缠一会儿，至少也能再便宜个万儿八千的。”马杰本想什么都不说，一看妻子满脸的埋怨和莫名其妙的不满，突然就有点说不出的恼火：“你还说呢，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能不能穿得利索点？真丢人。”“你嫌我丢人了，我怎么丢你人了？”马杰抬眼看看眼前这个圆乎乎的李小红，满脸通

红，一副要吵架的样子，真想就这样一掉转车头，骑车走掉。可是想了想，突然，就懈了劲，有气无力地说：“走吧，要吵，也回家吵去，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6

路过西大街超市时，马杰想起该给孩子买奶粉了，孩子已经断奶了，那种进口的奶粉只有西大街超市里有卖。虽然并不是周末，商场里却到处是人，打折的特卖场，吸引了很多的女人。看着那些津津乐道的女人们，马杰想如果不是因为要上班，或者在家带孩子，李小红准定会来这里。马杰想起去年的最后一天，商场打折，李小红非要拉着他去买一把盛米饭的塑料勺，以前标价十块钱，现在只卖两元，虽然家里已经有两把，李小红还是坚持要买，买完了勺子，又转了很久，当然，后来只买了这一把勺子，李小红说，别的东西也并不比别处便宜。等他们从商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马杰发现他们停在门口的自行车没了，后来两个人就气鼓鼓地坐着公车回了家，为了这事生了好几天气。

马杰想着，不觉摇了摇头。路过特卖场的时候，马杰看到了推车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女鞋，突然想起，有一天，就在妻子快休完产假上班前，他陪妻子去买鞋。她在试一双新鞋的时候，脚上的那双旧鞋就摆在一边。那是一双穿得有些走了形的、布满了灰尘和褶皱的鞋，就那么疲疲沓沓地躺在那里，在四周光鲜耀眼的新鞋堆里显得是那么突兀，有些可怜巴巴的。但是李小红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说这鞋还好。“算了吧。”李小红说，“太贵了，快抵得上我半个月工资了。这鞋凑合着再穿穿。”

超市门口有不少卖玫瑰花的，一些看上去还是学生模样的小孩子们手里捧着一枝枝包装好了的玫瑰花。商场里一楼大堂，专设了特卖场，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写着：情人节的礼物。今天是情人节，难怪有那么多卖玫瑰花的。

马杰看看巧克力的专柜前，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在挑挑选选。马杰想起李小红现在老穿的那些松松垮垮的看不出颜色的内衣，就想，给老婆买条内衣吧，也可以算作情人节的礼物。马杰想了想也的确好久没跟老婆买过礼物了，于是，上了二楼的女式内衣专柜。正在这会儿，马杰的手机响了：“你还不回来？”李小红的声音竟有些气势汹汹的。马杰说：“我在商场，给孩子买奶粉，还有，打算再给你买件内衣……”话还没说完，李小红就说：“这么贵又不打折你买什么买？赶紧回来吧，我都快饿死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连饭都没法吃。”

马杰只好赶紧回去。

马杰一进门，李小红就说：“你是不是有毛病？突然想起给我买什么内衣。”马杰没吭声，但想想自己的确是有点毛病。

7

李小红说：“明天你请个假吧，和我一起回青铜峡一趟。”马杰说：“你自己回去吧，我哪是说请假就能走的？明天还有两档节目呢。”李小红一边给孩子煮奶瓶一边说：“你不觉得我回得很突然吗？就不问问我有什么事？”马杰说：“你想要说就说了，你不想说，我问也没用。”李小红说：“本来我妈也不让我告诉你，你会是什么事……”马杰看了看李小红，觉得她今天欲言又止，神情

也有些黯然。但他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事能让李小红这样。

李小红眼圈突然有点红，说：“你这个人现在怎么这样？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我们家的事你就一点不关心。”李小红又说，“我爸要和我妈闹离婚，我老妈心脏病都犯了，现在我两个妹妹都离了婚，我们家就你半个儿子了，原指望你去给主个事，可是我妈怕丢面子，不让我告诉你。”

“你爸和你妈闹离婚？”马杰说，“不可能吧，你爸和你妈不是青梅竹马吗，你不是老说你爸和你妈是世界上最模范的夫妻吗？”

“本来就是，你对我哪有我爸当年对我妈？唉，谁知道我爸老老的，怎么突然给我妈来这一手？还不是因为咱们，我妈来帮我照顾孩子，我爸就没人管了。都是因为我。我爸你又不是不知道，本来就是那个闲不住的人，天天跳舞，不知道怎么会认识那么个不三不四的离过婚的女人。这下，魂都给勾跑了。”李小红有些絮叨起来，“如果你能找个车，我们一会儿就走，把宝宝带上，我妈也想宝宝了。回去，我打算，先和我爸好好谈谈，如果老爷子的工作做不通非要抛下我妈，跟那个老妖婆子，你就和我找那个老女人算账去。”

马杰说：“这合适吗？你还是先跟老头儿老太太好好谈谈，没准也是你老爹一时糊涂。”

“唉，我都不知道我老爹咋想的，都这把年岁了，孙子都有了，还非得和个半老徐娘来点风流韵事，干吗呀？难怪我妈给我说，男人都靠不住。”

“小红，你也别这么说你老爹，你没听说过，这老年人一旦动了情，那就跟老房子着了火一样，一点没治。”

“你说啥呢？你要跟我来这套，我非跟你拼了不可。我可不像